

在可愛的森林裏

馬永順口述

李芳圃整理



7132

在可愛的森林裏

馬永順口述

李芳圃整理

工人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在可爱的森林裏

馬永順口述
李芳園整理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九號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2527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37,000字 印張：2 印數：1—4,000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4）一角六分

內 容 提 要

本書介紹了林業工人馬永順的伐木經驗，“安全伐木法”和“彎把子鋸錘鋸法”等，介紹了馬永順虛心學習先進經驗、培養徒工等先進思想，還介紹了馬永順的成長和東北林區的生活情況。

目 錄

“綠色的監獄”變成了可愛的家·····	1
開始工作的情形·····	8
苏联專家來了·····	11
總 結·····	14
一棵照河老榆樹·····	28
培養接班的人·····	32
在難忘的日子裏·····	38
林業生產上的喜事·····	41
要不斷地創造新紀錄·····	46
“生產必須安全，安全爲了生產”·····	52
苦心學文化·····	58
榮譽屬於黨·····	61

“綠色的監獄”變成了可愛的家

我在森林裏生活已經二十多年了。“森林”這個字眼兒，對我來說是多麼親切，我常常說：“森林是可愛的。森林就是我的家。”不過這種感情是在解放以後才產生的。解放前我們都管森林叫“綠色的監獄”。

在舊社會，我們森林工業工人的境遇是最痛苦的，嚴重的壓迫剝削使我們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日本鬼子管我們叫“山狗子”，不把我們當人看。白天在山上拚命幹了一天活，晚間就睡在陰暗無光的工棚子裏，一進門濕腥氣都衝鼻子。我們早晚喝兩頓能照影子的稀粥，晌午吃上一頓乾飯或用橡子麵蒸的窩窩頭，裏邊還足有一半砂子。下飯的“菜”就是鹽水。十天半月吃上一頓鹽水泡黃豆，那就是“改善”生活了。我在山上七八年，沒看見青菜葉啥樣。穿的衣裳是連麻袋片還不如的“更生綫”做的，穿上兩天就露肉了。

那時候，我怎麼到森林裏來的呢？這裏得談談我的身世。

我家住在河北省寶坻縣溝頭莊屯，多少輩就是個窮家底。我從三歲就跟隨母親要飯，一直到八歲。我五歲那年，母親領着我，抱着比我小三歲的弟弟去蘆溝莊要飯，溝頭莊

和蘆溝莊中間隔着一條大河，過河時，我母親因為被生活折磨得沒有辦法了，想把我和弟弟扔到河裏去，免得我們受活罪，還能減輕她一些負擔。但總是自己的親骨肉哇，怎麼忍心呢。正在這麼猶疑的時候，我們莊又有人來了，這才衝散了這樁事。十四歲我就給地主扛活去了。在那時有錢人家的孩子都上學念書，我却開始遭罪了。父親和我雖然終年苦熬苦奔，日子過的還是一天不如一天。為了生活，十八歲那年我到黃泥河子林區當了“木把”（即林業工人），在舊社會，這就是走進了“人間地獄”。

記得一九四三年冬天，我在綏佳綫（即由綏化至佳木斯的鐵路綫）南岔溝裏幹活時，有一天，白天下了一場大雪，夜晚西北風捲着雪花越颯越猛。第二天早晨，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因為吃不飽，穿不暖，再加上工棚子四面透風，一宿的工夫有兩個工人凍僵了，早晨起不來。日本鬼子不但不同情，反而說他們是磨洋工，兩個鬼子互相一使眼色，便怒氣沖沖的將他們丟到林子裏去了。等日本鬼子走了，我們又偷偷的將他們從山上抬回來，用溫水揩洗他們的全身，又架上火堆給他們烤，這才使他們慢慢甦醒過來，救活了兩個人的命。

在那時，冬天是我們遭罪的季節。在山上渴急了，就抓雪面子吃；吃的乾糧凍得像石頭那樣硬。十個人就有九個得腸胃病，牙齒病，有的老工人不到五十歲牙齒就幾乎脫光了。由於長期吃不到蔬菜，大部分工人都得了“夜盲症”，一到晚上眼睛就不好使了。可怕的“森林腦炎”，更是威脅我

們生命的一種厲害病，只要染上這種病，那真是九死一生。山上不用說賣東西的沒有，就是連個理髮的也沒有，我們的頭髮就任意讓它長。唉！那時的林業工人真是過着原始社會般的生活。听一听當時流行的一個歌謠，就知道那時林業工人的生活情景了：

“四處是山，
中間是天，
一把大斧一把鋸，
終年在深山。
吃的是橡子麵，
穿的是麻袋片，
要想餬住口，
就得拿命換。”

工人受着壓迫和剝削，祖國的森林也同樣受着殘酷的摧殘。東北的森林，在日本帝國主義掠奪式的“剃光頭”（即不管大小樹一齊砍光）“拔大毛”（即不留母樹，揀大的好的樹伐，不管天然更新）的濫砍濫伐下，茂密的山林很多變成禿山了。繁多的山火，也使森林遭受到嚴重的損失。由於日本鬼子掠奪式的採伐，密密的森林都伐得透亮了，到處是一片淒涼的景象。

我們就這樣，一連給日本鬼子幹了十來年。每到年末算賬時，還是欠人家的。人身成了押賬物。日本鬼子怕我們逃跑，僞山林警察、把頭，一時也不放鬆對我們的監視。有的工人被他們認為“形跡可疑”，給抓走了誰也不知道下落。

那時候，誰要進了山林，就別想活着出去。

不但這樣，封建把头還利用“山規”迷信來束縛我們，麻痹我們。那時在山裏不准管老虎叫“老虎”，只准叫老虎的奶名——“山神爺”。把头們在一棵松樹上挖個窟窿，用一塊長方形的小木板，在上面寫上“山神爺之位”五個大字，再釘上個紅布條，這就叫“老爺府”。每天天還不亮，把头就把我們轟起來，強迫我們跪在松樹前面祈禱一天的安全。誰要不去，把头就指着你的臉說：“今天發生事故你負責！”吃早飯時不許說話，更不許讓筷子碗發出响声，如果誰要碰碗了，把头就一天不讓他上山幹活。因為據說早晨吃飯碰碗响是“大不吉利”。晚間睡覺不准爬着睡，因為老虎睡覺爬着，林業工人睡覺也爬着，“山神爺”會見怪的。儘管這樣“祈禱”，這樣遵守“山規”，但還是有很多工人弟兄凍死、餓死或是在採伐時被樹砸死。這些工人弟兄都和我一樣，是懷着找出路的心情到森林來的，但是得到的結果是飢餓、寒冷和死亡。

解放了，日本鬼子、偽山林警察都慌忙脫掉軍裝，溜的溜，跑的跑，有的投親靠友隱蔽起來了。我們林業工人，一羣一夥的湧下山來，每個人都高興地說：“天哪！可算逃出來了，沒埋在森林裏，萬幸。”從這一天起，我就下決心永遠不再進山了。心想：这回解放啦，賣個零工打個柴，幹什麼混不住生活呢，餓不着就行了，何必上山找罪受。

一九四七年末尾，工人代表王忠祿找我來了。他說：“老馬，这回解放了，得上山幹幹啦。”我說：“我還上山？一輩子

不去也不想它。”他看我這個勁兒就趕忙解釋說：“老馬呀，你別拿你那個老眼光來看今天的事，共產黨作事和从前根本不同啊！你去一看就知道了。”“好吧。”我嘴上雖然這麼說，心裏可總是信不過。

一九四八年初冬，我抱着試試看的心情，隨着王忠禮重回老林子——鉄驪林區。到鉄驪的第二天，我和其他二百多人被分配到南河喇叭河子作業所去了。離作業所還老遠呢，就看見有一幫人敲鑼打鼓的迎接我們來了。原來是作業所所長、工会主席和作業所的全体幹部出來歡迎我們，他們和我們都一一握手，幹部們爭着搶着揹我們的行李，親親熱熱有說有笑的，一直把我們送到工舍。

一登工舍的門，一股香味就迎面撲過來，原來作業所知道我們今天來，大米乾飯燉猪肉，早就準備好了。这天晚間還開了一個娛樂晚會，工会主席、所長都講了話，他們說：如今我們是給自己幹活了，大家要好好生產，多砍大木头，支援我們的國家。我們個個都高興極了。娛樂晚會一直開到十點多鐘才散。

我躺在炕上想：真的，一切都變了。共產黨的幹部一個個都是那麼熱情，真是像一家人一樣。這要在偽滿……一股心酸又湧上來，我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沒讓淚珠掉下來。暗自尋思，可得好好幹啊！

解放後，森林裏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九四八年，我們就實行了民主改革，鬥倒了把头，破除了迷信，實行了民主管理。森林工業在苏联專家的無私幫助下，生產管理已

走上了合理經營。由於全體職工的努力，幾年來已積累了許多經驗，已根本上改變了過去那種混亂局面。生產大大發展了。只拿我們黑龍江省來說，生產量如果以一九四九年為一百，那一九五四年已增加到三百三十三，並已大大超過了敵偽時代的最高生產水平。森林鐵路增修了好多條，另外，還恢復和新建了修理工廠和規模宏大的機械化木材加工廠。

隨着生產的發展，林區的面貌也在不斷地變化着。在我們省的小興安嶺的心臟，抗日英雄們活動的據點，出現了一座美麗嶄新的林業城市——伊春。在綏佳綫中間，羣山環抱的一塊風景幽美的盆地上，已建築起一座林業工人殘老院。在哈爾濱松花江彼岸的太陽島上，有一座華麗的林業工人休養所，每年夏天各林區的模範、先進生產者都來這裏避暑。我們東北林業工人早在一九四九年即實行了勞動保險，職工的生、老、病、死、傷、殘，都得到了了一定的保障。

森林的偏僻、分散、交通不便，固然會給我們林業工人帶來許多困難和不便，但我們的國家却用種種辦法逐漸克服和打破了這種困難。人所共知，在深山裏購買生活必需品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們的政府為了滿足林業工人的需要，克服了許多困難，在森林裏建立起許多消費合作社網和供給商店，把各種各樣的日用品運到林區裏來，價格和城市一樣。在我們的各伐木場中，不但過去那種吃不飽穿不暖的現象沒有了，有錢無處花的現象也基本上得到了克服。

我們伐木場，還設立了豆腐房、洗衣房、理髮所、澡塘、

娛樂室等。娛樂室裏有上千冊圖書。其中有小人書、畫報、小說等。玩的有象棋、軍棋、克郎球等等，願玩啥就玩啥。

爲了照顧職工家屬來林區住，一九五四年一年在我們省就修建了幾十萬平方公尺的“林業工人新村”。爲了保障職工身體健康，在每個森林工業局都設立有職工醫院，每個伐木場都設有醫務所。特別是一九五三年政府的衛生、醫藥部門，培植了大批森林腦炎疫苗，每到春季的時候，每個工人都進行防疫注射，因此，森林腦炎已基本上消滅了。此外，一年四季並能經常吃到蔬菜、魚、肉類，職工身體健康得到了切實的保障。

過去那種把銀幕掛在森林中的夢想，現在已變成現實了。只我們欽驪分區工會就有兩個巡迴放映小隊，經常到各伐木場巡迴放映電影，我們每個月都能看到一兩次電影。“山溝裏變了樣”，這是我們每個林業工人的反映。現在森林已變成了愉快、自由的勞動場所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陣地了。

從前，安家，我連想也沒敢想，誰肯嫁給“山狗子”呢。那時林業工人大部分是獨身漢，沒有家；而在人民的天下，就不一樣了。一九四九年開省勞動模範會議時，張樹青（和我在一起的工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對象，名叫王繼榮。那年我已經是三十六歲的人了，我沒想到一個年輕的姑娘能夠愛上我，而她卻說就是愛我是工人，愛我是勞動模範。

如今我們已經結婚六年了，已經有了兩個兒子。說實話，幾年來，我們生產上、生活上發生的變化是太大了，有時

使人覺得是在夢中。然而這不是夢，這是活生生的現實。

我們小組的青年小伙子，也有好幾對結婚了，也都住在林區。他們都說：“森林就是我們的家，永遠也不離開可愛的森林。”每當休息時，小伙子們就驕傲的唱着：

“木材的用途廣又廣，
蓋樓房，
建工廠，
鐵路鋪得萬里長，
奔騰的江河上要架橋梁。”

我們的心情是興奮的，我們的勞動是愉快的，因為我們的工作是和整個國家建設事業緊緊相連的，我們生產的大木頭是爲了支援國家建設社會主義。

開始工作的情形

我們開始工作的時候，都是單幹，採伐，打枝樑，造材（把樹截開）都是一個人幹。新的林區，不受欺，不受氣，幹起活來真痛快，又加上伐一米木頭，就賺一米的錢。我當時就只知道一個人悶頭幹，至於別人怎麼樣，我就不聞不問了。我每天都是天麻麻亮起來，等弟兄們到場子的時候，我已經放倒兩棵樹了。晚上直到星星眨眼才從山場回來。冬天樹又脆，只要鋸子往樹皮上一搭，一眨眼的工夫大樹就擱倒了，放樹就像切大蘿蔔似的。

一晃，一個多月溜過去了。一個多月來，單幹對老工人

還沒有什麼，對大多數新工人是有困難的。單幹時採伐的全部工序得一個人包下來，新工人不能鑽研一門技術，因此也不容易提高技術。新工人因為技術不高，伐木時容易發生事故。另外，單幹是一個人一個頭，頭多分散，給管理工作增加了困難。而最主要的是單幹不能發揮團結互助的精神。領導上發現了這個問題，就號召老工人幫助新工人，交流經驗，互相學習。我響應了領導上的號召，一有空，我就向新工人講，採伐時首先要看好樹倒方向，怎麼下鋸拉，注意安全等。鋸對於採伐工人來說，就像戰士的槍一樣重要。鋸修理得好，樹就鋸得多。當時新工人都不會修理鋸，鋸不快，受累還不出活。我就幫助他們銼。每天白天在山上利用休息時間把自己的鋸銼好，晚上給別的工人銼四五把鋸。



由於我伐樹伐的最多，還幫助別人銼鋸，在作業期間，鐵驢林務分局謝局長親自獎給我一把大斧和一把彎把子

鋸。我把它當作了最稱心的寶貝，每天都磨一磨，鏗一鏗，總是讓它閃閃發光。

一天，我從山場回來，正在燈下鏗鋸子，謝局長笑呵呵的走來了。那天晚上我們談了很久，有幾句話使我現在記起來還是那麼清楚。謝局長跟我說：“老馬，我們這裏剛解放不久。我們的任務很重啊。前邊一邊打仗，我們後方一邊建設，打仗建設都需要木材。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多生產大木头，支援解放戰爭，支援國家恢復經濟，這就是我們林業工人愛國的表現！”謝局長的話，好像印在我的腦子裏，永遠也抹不掉一樣。這天晚上躺下很久也沒睡着，翻來覆去的想，謝局長的話說得對呀，這時候不用力氣，什麼時候用力氣呢。

第二天我向領導上表示，在冬採期間自己包採一千立方米木头。在謝局長的鼓舞下，我又向鉄驢北河全體採伐工人挑了戰，鉄驢南北河全體採伐工人掀起了挑戰應戰熱潮。

當時，我們車間一共是一百二十多人。冬季作業結束（六十五天），每人平均只採二三百米，而我採了一千二百多立方米，領導上給算了一下，等於六個人一冬的生產量。就在那年冬天，我第一次被選為黑龍江林區採伐特等勞動模範。

一九四九年開春，我參加了省林務局召開的勞動模範大會。

這次會議有模範工作者（幹部），有採伐模範，還有套戶（農民上山拉木头）模範。每個人都得了獎章、獎狀還有物

質獎勵。特等套戶模範還得了一匹大馬。我們都抱着獎狀、獎品，戴着大紅花和獎章，套戶模範手牽着大馬，一齊在街上遊行。秧歌隊扭在前面，鑼鼓喧天的好熱鬧。每到一處兩旁都圍滿了人，受到市民們的歡迎。勞動模範大會對我的啓發教育可不小，好像給我上了一次生動的政治課。黨委書記、局長、工會主席的每一個報告，我听起來都很新鮮，覺得他們講得真對。“勞動模範要起骨幹、帶頭、橋梁作用。光勞動模範一個人走在前頭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帶動大家一齊前進。”我想，對呀！一個人再能幹，能有多大本事呢。五個指頭捏在一起，才能成個大拳頭，只有大家組織起來一塊伐木，共同前進，力量才大呀！

當領導上号召大家組織起來的時候，我首先報了名，我要把我的技術傳給大家；我也要向小伙子們學習那種積極、熱情、不怕吃苦的精神。一九四九年九月我擔任小組長。在正式編組那個會議上，我向領導上及大家表示：“我再也不要‘單刀’了。”

苏联專家來了

一九四九年春季，我們的解放戰爭正節節勝利，東北已全部解放，天津解放不久北京也隨着解放了。捷報像閃電般地一個跟着一個傳來。戰爭的勝利鼓舞了全國人民，同樣也鼓舞了小興安嶺森林裏的我們。當時我們林業工人提出“戰爭打到哪裏，木材就送到哪裏”的口號。因為被國民

覺破壞的鐵路、工廠、橋梁……要很快的修起來，而要修起來，離開大木头就玩不轉。這樣一來，木材需用量就一天天增加了。但當時我們生產还是很混亂的，效率不高、傷亡事故不斷發生，這就與國家對我們的要求形成了矛盾。

正在這時，蘇聯林業專家達依諾夫同志到我們東北林區來了。他不辭勞苦的從長白山到小興安嶺，深入林區，仔細地觀察我們森林工業的工作情況。我們工作的時候，他深入現場；我們休息的時候，他也和我們一塊兒休息。經過一個時期了解之後達依諾夫同志問我們：“中國的木材很多吧？”這一問把我們問住了。人人都知道，東北的森林，經過日本鬼子十幾年的掠奪，眼下的森林蓄積量和已砍伐下來的木材，還遠遠趕不上國家建設的要求，怎麼能說很多呢。過了一會兒，蘇聯專家向我們解釋說：“中國的木材浪費太嚴重了。蘇聯人民對於木材的愛護，就像愛護其它財產一樣。因為一棵大樹長起來是不容易的，它的年齡比我們大得多。”他接着尖銳地指出：“伐根太高，可以利用的梢頭木扔掉了，嚴重的浪費了有用的木材。林場不清理，枝桠滿山遍野，這樣母樹掉下來的種子就不容易埋在土裏，使它生長，已經發芽的小樹，也影響它們很快的生長起來，這樣就妨礙了林場天然更新，這樣光砍不長繼續下去是很危險的——慢慢就要變成禿山了。”這是多麼真誠的友誼啊，蘇聯專家愛護中國木材，就像愛護蘇聯自己的一樣。我們決心好好學習蘇聯老大哥的經驗。領導上並指示我們學習蘇聯先進經驗要結合我們的具体情况。

故偽時代的伐木作業非常混亂。那時我們工人只有一個主意，就是怎麼省勁兒就怎麼幹。那時我們放樹都站着拉，伐根六七十公分高，誰管它浪費不浪費木材呢。如今就不能這樣了，如今是給我們自己幹啊！

苏联的經驗告訴我們：要將伐根降低到二十公分；直徑六公分以上的梢頭木一律利用；樹根要剝皮，以防生虫；要清理好林場——將砍掉的樹頭、枝桠蒐集一起堆積起來，以輔助林場天然更新等。這是多麼好的經驗呀，不讓我們浪費掉一分有用的木材；不光顧現在，而且還為將來森林更新着想。我們如飢如渴地展開學習了。晚間學習，白天試驗，這樣邊作邊學，接受的很快。但是也有一些人覺得清理林場很奇怪，思想搞不通，他們說：“不清理林場還不是一樣長出大樹嗎！過去森林沒清理林場，大樹長得一樣密。”後來，領導上一再地講，大家的腦子才開了竅。起初學習苏联經驗是有些不大習慣的。因為降低伐根，放樹時一條腿要跪在地下；滿山揀樹頭也比从前要麻煩些。不過為了給國家節省木材和使森林天然更新，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慢慢的也就習慣了。在短短的十多天的時間裏，我們的伐根普遍降低了，樹頭及枝桠也都像農民收割莊稼那樣一垛一垛的堆起來，六公分以上的梢頭木都做礦柱了。而且我們的伐根，有的只留十五公分，按原來的要求又降低了五公分。根據前东北森林工業工會一九五一年的統計，东北林區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一年只利用梢頭木和降低伐根兩項經驗，即為國家增產節約二千七百五十五萬五千元的財富。用